

殷周青銅器綜覽

第一卷

殷周時代青銅器之研究

〔日〕林巳奈夫 著

〔日〕廣瀨薰雄

近藤晴香 譯

郭永秉 潤文

上海古籍出版社

【日】林巳奈夫 著
【日】廣瀨薰雄 近藤晴香 譯
郭永秉 潤文

殷周青銅器綜覽

表錫圭署希



殷周時代青銅器之研究

第一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殷周青銅器綜覽. 第一卷. 殷周時代青銅器的研究 /
(日)林巳奈夫著; (日)廣瀨薰雄等譯; 郭永秉潤文.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325-8351-5

I. ①殷… II. ①林… ②廣… ③郭… III. ①青銅器
(考古)—研究—中國—商周時代 IV. ①K876.41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7)第 033729 號

責任編輯: 吳長青

封面設計: 何 暘

技術編輯: 富 強

原書名: 殷周青銅器綜覽——殷周時代青銅器の研究
原作者: 林 巳奈夫
原出版者: 吉川弘文館

INSHŪ-JIDAI SEIDŌKI NO KENKYŪ

by Minao HAYASHI

Copyright © 1984 by Mayako HAYASHI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84 by Yoshikawa Kobunkan Co., Ltd.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Yoshikawa Kobunkan
Co., Ltd.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殷周青銅器綜覽: 殷周時代青銅器的研究(第一卷)

(全二冊)

[日]林巳奈夫 著 [日]廣瀨薰雄、近藤晴香 譯

郭永秉 潤文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郵政編碼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o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麗佳製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121.5 插頁 8 字數 700,000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0

ISBN 978-7-5325-8351-5

K·2288 定價: 1500.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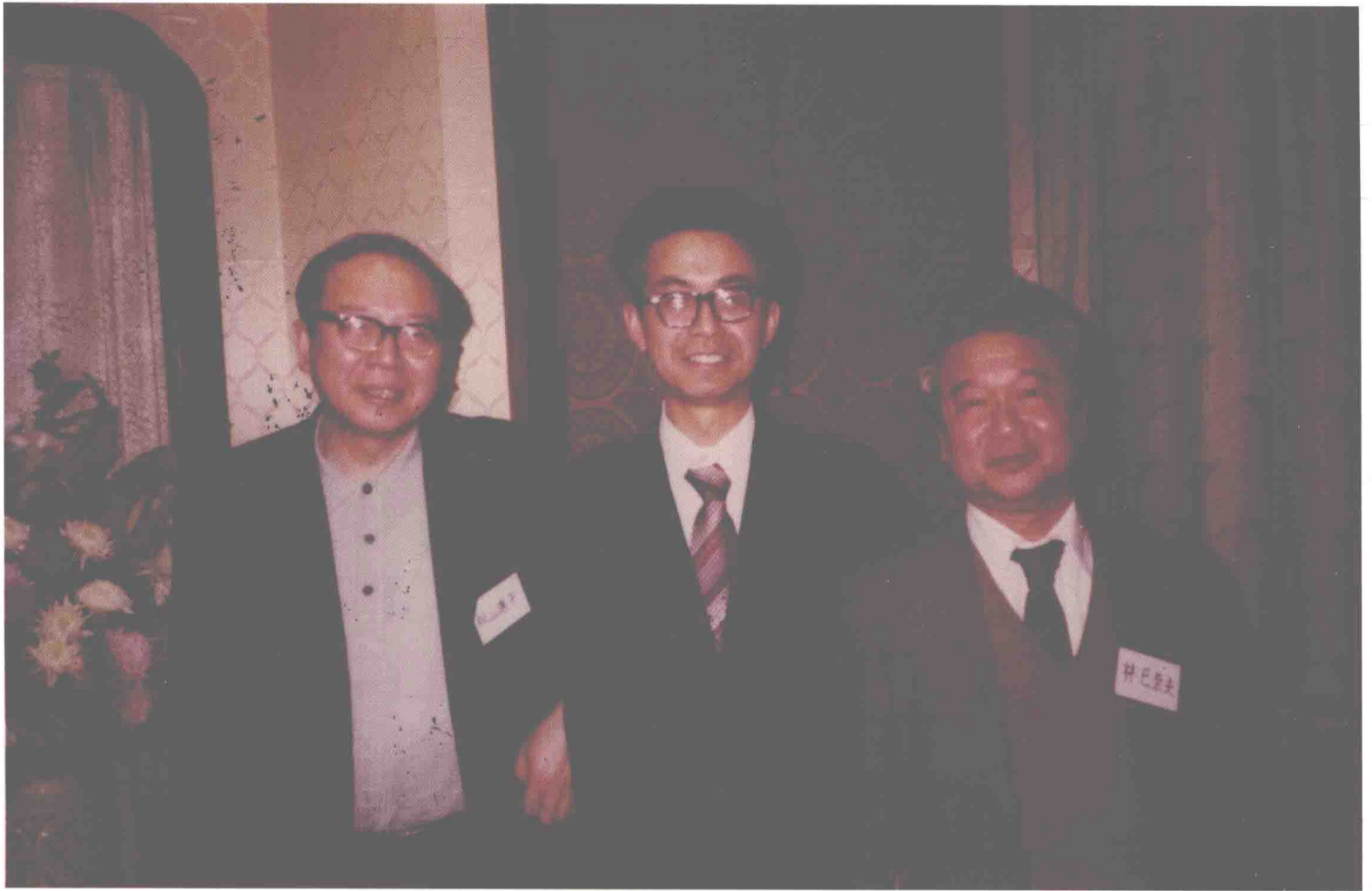
林 巳奈夫 (HAYASHI Minao)

1925年出生於日本神奈川縣。1950年京都大學文學部史學科畢業，1950年至1953年在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讀研究獎學生。1957年被聘為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助手，1968年任助教授，1975年任教授，1983至1988年任東方部主任，1989年退休，被授予名譽教授。1975年獲文學博士學位，1985年因《殷周青銅器綜覽》第一卷的出版被授予日本學士院獎。2006年去世。

主要研究對象是商周秦漢時代的文物。研究特徵在於，不僅研究文物本身，也十分關注古文字資料和古文獻，力圖在文字資料中尋找證據。尤其致力於文物上所見各種紋飾的研究，並把那些紋飾和文獻記載結合起來作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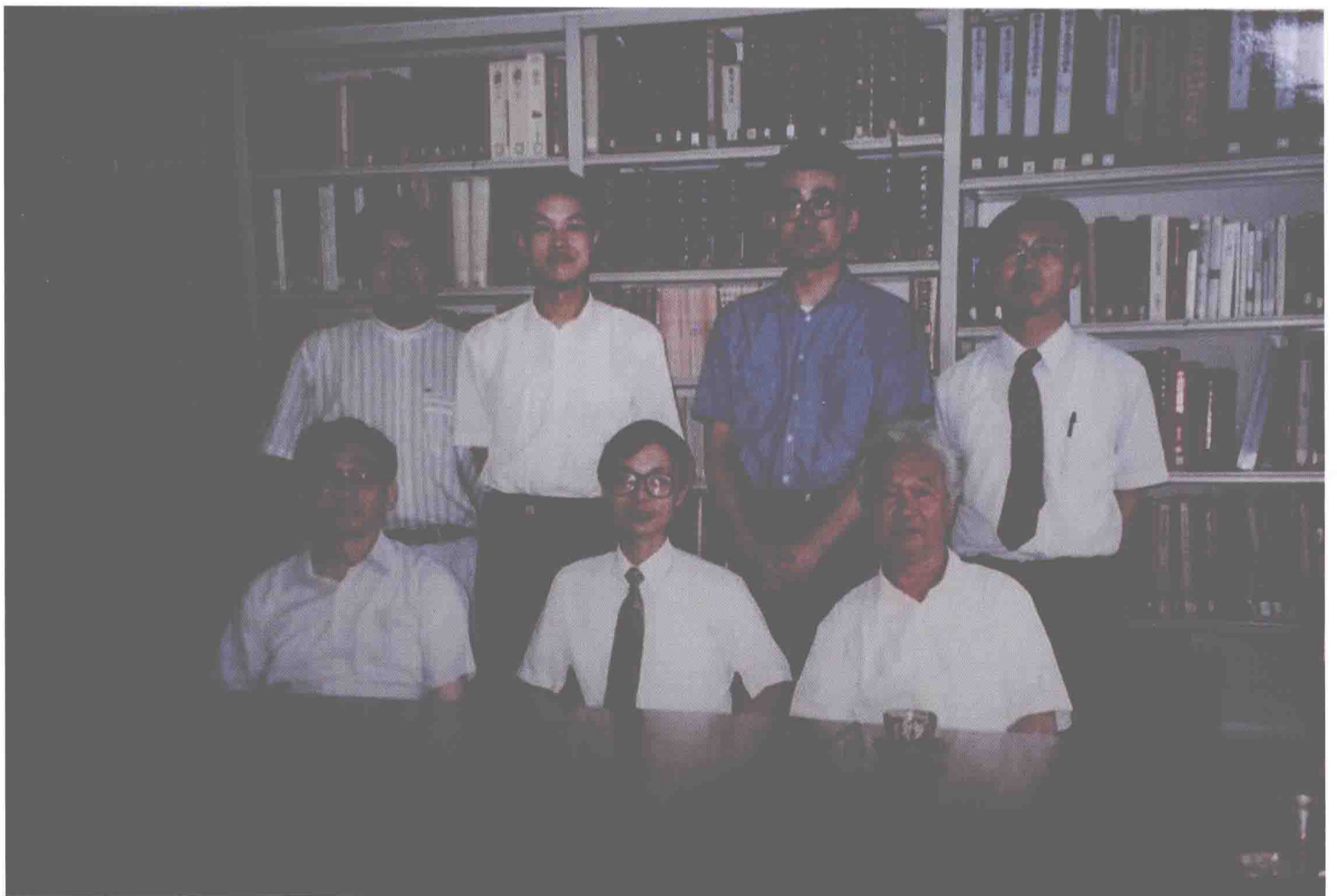
主要著作有《中國殷周時代的武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72年）、《漢代的文物》（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76年）、《漢代的諸神》（臨川書店，1989年）、《中國古代的生活史》（吉川弘文館，1992年）、《龍的故事》（中公新書，1993年）、《中國文明的誕生》（吉川弘文館，1995年）、《中國古玉器總說》（吉川弘文館，1999年）、《中國古代的諸神》（吉川弘文館，2002年）等。

目前有三部著作被譯為中文：《中國古玉研究》（吉川弘文館，1991年；[臺北]藝術圖書公司，1997年，楊美莉譯）；《神與獸的紋樣學：中國古代諸神》（吉川弘文館，2004年；三聯書店，2009年，常耀華等譯）；《刻在石頭上的世界》（東方書店，1992年；商務印書館，2010年，唐利國譯）。



1981年2月，王世民先生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古代史學者代表團成員去日本訪問時，在京都地區學術界的歡迎晚宴上。左為秋山進午先生，中為王世民先生，右為林已奈夫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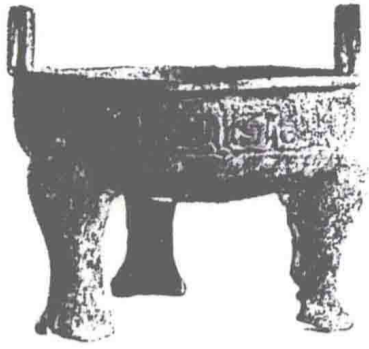
照片由王先生提供



1991年在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松丸先生研究室。後排左起：西江清高、李峰、鈴木敦、飯島武次；前排左起：松丸道雄、徐天進、林已奈夫。

照片由徐先生提供

人文12254



冊 12
茶室 11812 切本
2132

前略

拙著 漢 植 御 指 指 ありがたうこと
よした、いつたのこと、仕方ないこと、思つて
もりますか、

それと、^{山崎} 臨 下 三、 具 以 今 某 の 漢 リ、 御 推
察 ありやうなれつともし、一 理 由 と ち、 田 中 正
了 入 れ 漢 リ、 今 某 の 漢 し 漢 び す、 同 志 こと
一 が 正 し、 今 某 の 漢 び す、 お さ し、 一 下 考 へ

とりま、一 ず 御 連 絡 まで、

二月八日 林 巳 太郎 夫

松丸 道 雄 殿

林先生與松丸先生書

林巳奈夫先生書簡

這是1985年2月8日林先生致松丸道雄先生的信。

原信錄文如下：

拙著誤植御指摘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いつものことで仕方ないこと、思っておりますが。

それと綜覧三、鼎12の写真の誤り、御推察のやうなもつともらしい理由もない、単なる入れ誤り（写真の渡し誤り？）です。同封コピーが正しい写真です。おさしかへ下さい。

とりあへずご連絡まで。

二月八日

林巳奈夫
松丸道雄様

【説明】此信大意如下：

多謝吾兄向我指出誤植。我覺得這是常有的事，無法避免。

另外，吾兄指出的《綜覧》三・鼎12照片的錯誤，並不像吾兄所推測那樣有什麼合理的理由，只是貼錯了（傳錯了？）照片而已。隨信附上的複印件才是正確的照片，請替換。

特此回覆。

“鼎12”的照片上有“考資11812”、“坂本”、“高13.2”、“人文12254”的批注。據松丸先生介紹，前三條是林先生的筆迹，最後一條可能是當時任京大人文研究補助員の中原和子先生（參看本卷後記）的筆迹。“考資”是“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考古資料”的簡稱，“11812”是這份資料的編號。“坂本”指坂本不言堂的主人坂本五郎，這條批注說明這件器是坂本五郎帶來請京大人文研的學者鑒定的，這張照片係鑒定時所拍攝。“高13.2”是器高13.2釐米的意思。“人文12254”似是與“考資”不同的另外一個系統的編號，但其具體含義目前難以確知。

感謝松丸先生提供此信複印件，讓我們能夠一睹林先生的手澤。

序

林巳奈夫先生 1925 年 5 月生於日本神奈川縣藤澤市。父親是專業極為廣泛的著名在野思想家、評論家林達夫先生，林巳奈夫先生在父親的巨大影響下長大成人。他在湘南中學、第一高等學校文科唸書後，就讀於京都大學文學部史學科，以考古學為專業，接着就讀於京都大學大學院，其後作為父親擔任總編輯的《世界大百科事典》的編輯，在平凡社工作了一段時間。他在 1957 年被聘用為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助手，其後任助教授、教授，在 1989 年以 63 歲的年齡退休；在這期間，1975 年獲文學博士學位，1985 年因本書的出版而被授予日本學士院獎。

林先生的研究對象可以說大致是商周秦漢時代的文物，他研究方法的很大特徵之一是不僅研究文物本身，還在中國古文獻中尋找根據，尤其把文物上多見的各種各樣的紋飾和文獻記載結合起來研究那些紋飾的含義。他對古文獻也具有淵博的知識，而且還十分關注古文字。這樣的研究中國考古的學者，除了林先生以外，我不知道在日本還有第二位。

本書《殷周青銅器綜覽》全三卷（四冊）的日文原版在 1984 年～1989 年刊行，B4 版共 2169 頁，本書所收商周青銅器的器影有 5271 器（第一卷圖版冊收錄 3542 器的器影，第三卷圖版冊收錄 1729 器的器影），堪稱巨著（據我了解，過去出版的收錄器影的著錄書中，收錄數量最多的當是如下兩部：容庚《商周彝器通考》收錄 991 器，陳夢家《美國所藏中國銅器集錄》* 收錄 845 器）。林先生計劃撰寫這部巨著的緣由與我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因此，為了敘述本書出版原委，權作此序文，儘管其中涉及一些個人私事。

1956 年，我是東京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科的學生。有一天，因為在當時的東京大學，甲骨金文方面的書最全的是中國哲學科研究室，我在那裏攤開甲骨著錄學習，那時有一個不認識的人過來跟我說話。這就是我和林先生的第一次見面。當時林先生是京大大學院的研究獎學生，卻去了東京的出版社平凡社工作，參加乃父林達夫先生擔任總編輯的《世界大百科事典》的編輯工作。當時他可能覺得攤開甲骨拓本集蒐集資料的學生很稀奇，但他自己也是不去工作而來東大看書的。我們都缺少研究領域相同的朋友，因此很快就成爲了好朋友。翌年，林先生回京都任人文科學研究所助手，而我畢業於東京大學大學院碩士課程，任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助手，但我們仍然保持交流。在當時的日本學界，研究商周時代的學者少之又少。

因為東洋文化研究所助手的任期是六年，我得在 1966 年春離開研究所，尋找另外一份工作。那個時候，早已相識的澳大利亞國立大學（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的巴納（Noel Barnard）先生與我聯繫。當時他在籌劃新的商周青銅器銘文著錄書的出版，爲此邀請我到他的大學共同編纂這部書。

* 譯按：據王世民先生告知，此書於 1947 年在芝加哥完稿的英文原本，書名是 *Catalogue of Chinese Bronzes in American Collections*，1962 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的中文本，書名被改爲《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1977 年經由汲古書院〔東京〕出版的松丸道雄先生改編本，書名則爲《殷周青銅器分類圖錄》）。現在經王世民等先生整理，將於 2017 年由中華書局仍依其英文原稿書名《美國所藏中國銅器集錄》出版。因而此處徵得松丸先生的同意，採用原書書名。

當時，我在過去的約十年裏只顧着甲骨文研究，覺得我得把自己的研究範圍擴大到金文，因此答應了巴納先生的邀請赴澳，合同期限為三年。巴納先生在我讀研究生時在東洋文化研究所做過兩三年的訪問學者，我們是在那個時候認識的。

我決定去 A.N.U. 的很重要的理由之一是，大學附近有國立圖書館（The Australian National Library），它所收藏的金文、青銅器的著作很全面，我在那裏可以隨意利用其藏書。這些圖書本來是著名的中國青銅器學者葉慈（Parcival Yetts）先生（倫敦大學教授）的藏書，我可以把一臺小卡車的書運到我在大學的一間辦公室利用。

然而我和巴納先生一開始商量怎麼編纂金文著錄，就陷入了僵局。巴納先生對金文有獨特的看法，懷疑有很多銘文係後代偽造。因為此事涉及很多問題，在此不詳述。我們每天討論不休，但也沒能達成一致。

我通過幾封信把這些討論的內容告訴了京大人文研的林已奈夫先生。林先生以此為契機開始關注這個問題，到了 1968 年 11 月，在人文研與當時已經退休的貝塚茂樹先生等約十名學者建立了“金文辨偽之會”，定期開會進行討論。這個研究會討論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所收宗周金文約 200 器的真偽，在 1973 年 1 月討論完畢，最後由參會者舉行座談會作了總結，以此結束。這個研究會的目的是這樣的：西周長銘過去一直是學者的研究對象，其真偽從來沒有被人懷疑過；如果我們硬要對這些西周長銘提出疑問，會是怎樣？我們是從這個角度試圖重新探討金文的。換句話說，我們的目的不是找出應該剔除的金文。人文研的這個研究會每月開兩次。我自從 1969 年從澳大利亞回國後，也幾乎每次都從東京去參加。

1970 年，我重回東大東洋文化研究所任職，決定在研究生的課堂上繼續討論這個問題，與幾位研究生一起探討《兩周金文辭大系》宗周部分。在這個過程中，我逐漸開始認為所謂“辨偽問題”不應該像巴納先生那樣主張否定論，而有必要重新探討。其原因之一是，當時我不僅研究金文的鑄造技術，還試圖闡明青銅器本身的鑄造方法，要從這個角度去判斷那些商周青銅器是用商周時代的技術製作的，還是用春秋戰國時代以後取而代之的新技術（失蠟法）製作的。為此我把大量時間投入到這個辨別方法的探索中。當時在東京和京都間經常聯繫，交流了我們在“辨偽之會”後發生的器物觀察方法的變化。此後我撰寫了《西周青銅器製作的背景》（《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 77 冊，1977 年 3 月。後收入《西周青銅器及其國家》，東京大學出版會，1980 年 6 月）一文，大大改變了我過去的看法。其實我在暗裏以這篇文章與長年困擾我的“辨偽問題”告了別。

在這段期間，林先生似乎也並不滿意“辨偽之會”的結束方式。“辨偽之會”結束後，他開始用他自己的方法對青銅器資料進行蒐集和整理（林先生所在的人文研，經由梅原末治、水野清一兩位教授積蓄了大量的調查資料，研究環境可能是當時世界上最好的），而且他也逐漸開始覺得“辨偽之會”的結束方式不太好。

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林先生跟我商量說：“‘辨偽之會’討論的許多長銘青銅器收藏在臺北故宮。我們一起去調查原器吧。”我當場就同意了。我們從臺北故宮得到的回覆是“我們不允許拍攝和採集銘拓，但如果你們只看原器，我們歡迎”。後來樋口隆康先生也加入了這個計劃，我們三人從 1974 年 3 月到 4 月在臺灣待了四十幾天，仔細觀察了約九十器，並詳細記錄了觀察結果。

我們每天請臺北故宮的人員從展廳拿出三到五件青銅器，輪流做記錄。在做記錄時，我們尤其注意範痕（器物鑄造時，銅液從範與範之間的縫隙溢出，冷卻後留下的毛刺）、銘文和墊片的關係。臺北故宮為我們的調查準備了房間，天天把青銅器運到這個房間，其中包括毛公鼎、散氏盤、宗周鐘等被稱為“臺北故宮鎮館之寶”的重器。現在回想當年的事，我們對他們的厚意感激不盡。

對我們而言，我們三人的那次調查從根本上推翻了上述“辨偽之會”積累的種種疑問。“辨偽之會”

時，因為我們對某些器的某些部分有“疑問”，所以纔不敢遽下結論，說“真偽待考”云云。但在臺北故宮親眼看了許多原器後，我們抱有的疑問幾乎全部都冰釋了。——通過那次調查，我得到了如下結論：以前，尤其從巴納先生以來，一直被認為是真器真銘的有銘青銅器的真實性受到懷疑，但現在看來一點也沒有理由懷疑它們係後代偽造。我至今衷心感謝臺北故宮博物院的相關人員允許我們調查那些青銅器，並給我們提供最大方便。

似乎林先生也在那次調查後，對怎麼看待商周青銅器這個問題心裏有了底。我認為，林先生認真開始準備本書撰寫的是在那次調查以後。

幾年之後，可能是本書第一卷的原稿剛寫完不久的時候，林先生告訴我完稿的大概情況，並向我提出一個請求。他說：

其實我把稿子給關西（即京都、大阪）的幾家出版社看過，要他們出這部書，但一家也沒有答應。你能不能找找東京的能幫我出書的出版社？

我覺得這是相當艱鉅的任務，但我們之間有如上所述的深交，而且我由衷地欽佩林先生的努力，因此答應他說“努力試試”。

在東京的出版社不勝枚舉，但我考慮了種種原因，看上了離東京大學很近的以歷史書籍出版為事業的吉川弘文館。然而當時我和這家出版社沒有打過交道，於是我馬上想到的是吾師三上次男先生。我把情況告訴了三上師，並請他幫助，三上師立刻應諾。我從他那兒得到“吉川弘文館基本同意出版，並且說為了考慮出版事宜，請林先生帶着資料上京進行面談”的回音，僅是其數日後的事。

我寫了這麼多，是因為如下理由：起初林先生對中國青銅器感興趣，不斷摸索，最後下定決心要解決當時的混亂狀態，為此建立了“辨偽之會”，這纔有了本書撰寫的想法。“辨偽之會”建立後的經過與我也密切相關，因此我想講述一下這件往事。此外，我很高興能夠為《殷周青銅器綜覽》中文版的出版也出了一臂之力，想必地下的林先生也由衷地高興和感謝這次意料之外的出版。在本書中文版付梓之際，我希望根據我的記憶盡量詳細地記錄這段較長的本書前史，因此寫下這篇文章。我想說明林先生當初覺得有必要撰寫這部大著的根本原因，正在於上文所講到的深刻苦惱。而且當年參與此事的幾位學者業已與我們幽明永隔，現在只剩下我一人。我也想把這篇小文奉獻給他們，安慰他們的靈魂。

2016年8月

八十二叟 松丸道雄

序

林巳奈夫氏は、1925年5月、日本神奈川県藤澤市に生まれた。父は、極めて広範な分野の著名な在野の思想家・評論家の林達夫氏で、林氏はその影響を強く受けつつ、成人した。湘南中学、第一高等学校文科を経て、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で考古学を専攻、同大学院に進んだが、一時、父親が総編集長を務めていた『世界大百科事典』の編集者として、出版社・平凡社に勤務、1957年、京都大学の人文科学研究所の助手に採用されて以降、助教授・教授を経て、1989年、63歳で停年退官した。その間、1975年に文学博士号を取得、1985年には本書によって、日本学士院賞を授与された。

林氏の研究対象は、凡そ殷周時代から秦漢に至る間の遺物と云ってよいが、そのひとつの大きな特色は、単に遺物のみに限定せず、中国の古文献中に根拠を求めようとしたこと、殊に遺物に多く見られる様々な文様を文献中の記載と関連させて、その意味を考察するといった手法に、その特色があった。古文献にも該博な知識をもち、更に古文字にも充分な関心をもった中国考古学者を、私は他に知らない。

さて、本書『殷周青銅器綜覧』3巻(全4冊)の日本語原書は、1984年～9年間に刊行された、B4版2,169頁に及び、集録する殷周青銅器の器影も5,271器(第一巻図版・3,542器、第三巻図版・1,729器)を収める巨冊である(それまでの著録類で器影全形を収めたものでは、容庚『商周彝器通考』の991器、陳夢家『美帝国主義劫掠的我国殷周銅器集録』の845器あたりが最も多いものである)。この巨著は、実は本書が企画される前段階では、私自身はかなり様々に関わっていたので、私事にも互ることにはなるが、その経緯を記して、序文に換えさせていただきたい。

1956年の或る日、私は東京大学文学部東洋史学科の学生であったが、東京大学では、当時、甲骨金文関係の図書は、中国哲学科の研究室に揃っていたので、そこで甲骨著録を拡げて勉強している時、見知らぬ人に声をかけられた。それが、当時、京大大学院の研究奨学生であったが、東京の出版社・平凡社に勤務し、ご尊父の林達夫氏が総編集長を務めていた『世界大百科事典』の編集に参加していた林氏との初対面であった。甲骨の拓本集を拡げて資料集めをしている学生を珍しいと思ったようだが、彼も平凡社の仕事をさぼって、勉強しに来ていたのだった。お互い、同じ研究領域の友人が乏しいだけに、すぐに親密になった。翌年、林氏は人文科学研究所の助手として京都に戻り、私は東大大学院修士課程から、東大・東洋文化研究所の助手になり、親交は続いた。当時の日本では、殷周時代を専攻する研究者は、極く限られていたのである。

その後私は、東洋文化研究所の任期を六ヶ年とする助手制度により、1966年春に研究所を退職して他に就職口を探さなくてはいけなくなったとき、かねて知り合っていた濠州国立大学(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のNoel Barnard氏から声がかかって、氏がかねて計画していた殷周青銅器銘文の新著録を、二人で作るため、彼の大学に来ないか、との誘いを受けた。それまで10年ほど、甲骨文の勉強ばかりしていて、金文にも自分の研究領域を拡げねばと考えていた私は、これに応じて、3年間の契約で、渡濠することとした。Barnard氏は、私の院生当時、東洋文化研究

所の外国人研究者として2～3年、在留している当時、面識があったためである。

私がA.N.U. 行きを決断した理由のひとつに、大学近傍の国立図書館(The Australian National Library)にある殆ど完璧な金文・青銅器の蒐書が利用できることも大きかった。これは、中国青銅器研究者としても著名なParcival Yetts氏(London大学教授)のCollectionをそっくり購入したもので、小型トラック一杯分を大学の私の研究室に運び込み、使用することができた。

しかし、Barnard氏と金文著録をどのように作るかについて相談をはじめ、すぐに行き詰ってしまった。氏は、金文について独特の考え方をもち、多くの銘文は、後世の偽作ではないかと疑っていた。そこには様々な問題が伏在しているので、この小文では避けるが、氏との議論は、連日果てしなく続き、容易に合意点に達しなかった。

私はこの論争の内容を、幾度かの手紙で京大人文研の林巳奈夫氏に伝えた。氏はこれを端緒としてこの問題に強い関心を寄せ、1968年11月に至って、当研究所において、すでに退官していた貝塚茂樹先生をはじめとする略十名の研究者とともに「金文弁偽の会」と称する定期研究会を立ち上げるに至ったのである。この研究会は1973年1月までで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の宗周金文約200器の検討を終え、纏めとして、参加者による座談会を行なって、幕とした。この研究会は、あくまで、従来研究対象とされ、疑問視されたことのなかった長文の西周器銘文に、敢て疑問点を挙げてみるとどうなるか、という観点から、再検討を試みることを目的としたものであり、排除すべき金文を摘出することを目的としたものではなかった。私も、1969年にオーストラリアから帰国後、月2回開かれるこの人文研・研究会には、毎回、東京から日帰りで開催させてもらった。

一方、私は1970年に東大東洋文化研究所に復職後は、大学院ゼミとして、この問題を継続的に採り上げることとし、数名の大学院生諸君とともに、同じ『两周』宗周部分の検討をはじめた。そして、その過程で次第に、「弁偽問題」は、かねて疑問としていた、Barnard氏流の否定論ではなく、改めて再検討しなくてはならない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うようになっていった。ひとつには、そのころ、私は、金文の鑄造技術だけではなく、青銅器そのものの鑄造技法を追求し、その面から検討すべき殷周青銅器が殷周時代の技法(外範分割法)で作られたのか、春秋戦国時代以降、それにとって代った技法(多くは蠟模法)による作例かを見極めるための方法の探索に時間をかけた。当時、屢々、東京と京都で連絡し合っ、「弁偽の会」以後の我々の器物の観察法の変化について、話し合った。そして、それまでの見方を大幅に改める内容の「西周青銅器製作の背景」(『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77冊、1977年3月。のち『西周青銅器とその国家』東京大学出版会、1980年6月所収)を書いて、暗にそれまで長年かかえ込んできた「弁偽問題」との訣別を表明した。

林氏もまた、この間、「弁偽の会」の終り方に満足しなかったようで、そのあとから、彼なりのやり方で、青銅器資料の本格的蒐集(林氏所属の人文研には、梅原末治、水野清一両教授による大量の調査資料の蓄積があつて、おそらく世界一の環境であつた)・整理を開始した。そして、次第に、彼もまた、「弁偽の会」での終り方ではいけない、と感じはじめた。

その揚句であつたらう。林氏から、「「弁偽の会」で問題にした長文の銘を持つ青銅器が台湾故宮にたくさんある。原器を調査に行つて見ようではないか」と持ちかけられ、即座に賛成した。故宮からは、「撮影・採拓はさせないが、原器を観察するだけであれば、歓迎する」との回答を得た。樋口隆康氏も同道することになり、3人で、1974年3、4月の40数日間滞在、約90器にのぼる長文銘青銅器を、つぶさに観察、その結果を克明にノートすることを得た。

連日、3～5器程度を陳列中の硝子ケースから出してもらって、交代でノートを作る。各器とも、鑄バリ(外範の合わせ目)や銘文と垫片(spacer)の関係については、とりわけ注意して、ノートを作

った。毛公鼎、散氏盤、宗周鐘といった、“台湾故宮・鎮館の重器”と称されるものも含めて、連日、調査のために用意された部屋に次々と運び込んでくださって、今思い出しても、その厚遇に感謝の他ない。

この3人の調査は、我々にとっては、前述の「弁偽の会」で積み重ねた数々の疑問を、根底から覆すものだった。「弁偽の会」では諸器各々のある部分についての「疑問」を懐いていたからこそ、“真偽後考…”などと、結論を先送りするような結果になっていたのだが、故宮で数々の原器を実見し、我々の懐いていた疑問は、殆どすべて氷解していった。——この調査で、我々は、それまで提起され、特に Barnard 氏以来、これまで真器真銘とされてきた金文銘をもつ青銅器が、後世の偽作と疑う理由が全くない、と結論づけることができた。この調査を許され、最大限の便宜を与えて下さった故宮博物院当事者に、今も心から感謝している。

林氏も、この調査の後、殷周青銅器に対してどのように考えたらよいかについて、腹が据ったようだった。本書作成を本格的に準備しはじめたのは、この調査後だったろう、と私は考えている。

その数年後、本書第一巻の原稿が完成した直後だったろう。その成稿の概略を伺ったのち、

実は、関西（京都・大阪）の出版社のいくつかに、原稿を見せて出版を頼んでみたが、どこも引き受けてくれない。君、東京の出版社でどこか出してくれるところを探してみてくださいませんか？

との依頼を受けた。仲々の大役と思ったが、元より前述来の深い関わりのあること、林氏の努力に心から敬意を込めつつ、「努力してみる」との約束をした。

東京の出版社は無数にあるが、諸般を考慮の上、東大ごく近くの歴史書出版を専門とする吉川弘文館に目をつけた。但し、私はこの出版社とそれまで関わりをもったことがない。すぐ思いついたのは、わが師・三上次男先生であった。事情を伝え、お力添えを願ったところ、即諾を得、先生から「書店から受諾の方向で検討するので、資料を揃えて面談に上京されたい、とのことでした」とのご返事を得たのは、僅か数日後のことであった。

これまで長々と書いてきたのは、本書がそもそも、林氏の研究関心がこの面に向いて、試行錯誤しながらも、結局、この混迷をなんとかせねばならぬ、と腹を決めて、「弁偽の会」を立ちあげてからの経緯には、私も深く関わってきたので、そのことを述べておきたかったためである。また、中国語版が刊行されることになったことについても、私が、僅かながらお手伝いできたことを歡ぶとともに、地下の林氏も、予想外の出版に心から喜び、かつ感謝していることを想いつつ、本書成立に至る長い前史を、記憶の限り記しておきたいと考えて、この文章を記した。林氏が、なぜこのような大著を作らねばならぬかと考えたその根底には、ここに記したような、大きな葛藤があったことを記しておきたかったこと、そして、このことに関わった何人かの人々も、すでに幽明を異にしてしまって、今は私ひとりが生き残っている。その鎮魂のためにも、この小文を捧げたい。

2016年8月

八十二叟 松丸道雄

《殷周青銅器綜覽》中文版序言

日本學士院會員、著名中國青銅器研究專家林已奈夫教授(1925—2006)的權威著作《殷周青銅器綜覽》，即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文譯本。這是一件值得欣喜的好事，將大有益於學林。這部大書是迄今為止最為完備的、集大成的青銅器研究著作，翻譯工作甚為繁難，是在東京大學名譽教授松丸道雄先生的指導下，經由目前在中國工作、學習的兩位日本青年考古學者廣瀨薰雄先生和近藤晴香小姐，與中國青年學者郭永秉先生合作完成的，大家應該向他們致敬。現承松丸教授專函誠邀，共同為林教授這部巨著的中譯本作序。這使我有些不敢當，自知雖曾涉足殷周青銅器研究，但少有成就；繼而念及國內目前健在的同行學者中，以我和林教授相識最早，交往稍多，因而又感到義不容辭。

早在1966年5月，林已奈夫教授作為中國美協邀請的日本中國美術史代表團成員來我國訪問，我即與他相識。代表團中的日本考古學家杉村勇造、關野雄二位先生，曾於1957年參加原田淑人為團長的第一個日本考古代表團來新中國訪問，彼此早已非常熟悉，小山富士夫和林已奈夫則是初次會面。5月24日下午，該代表團訪問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本人陪同夏鼐先生接待。28日晚又在民族飯店促膝座談。座談時，夏先生與杉村、關野兩位老朋友，親切地無話不談；我則與林先生談話較多。那時，我三十歲剛過，林先生年長十歲，風華正茂，承他見贈《殷周青銅彝器的名稱和用途》、《中國先秦時代的馬車》、《周禮考工記的車制》、《長沙出土戰國帛書考》等抽印本，使我獲得很多教益。

我與林先生交談，留下深刻的印象。獲知他就讀京都大學文學部史學科和任職該校人文科學研究所時期，師從日本老一輩中國古代史權威貝塚茂樹，因而具有深厚的先秦文獻根底；又了解到，林先生具有相當的田野考古經歷，曾參加水野清一、樋口隆康先後率領的京都大學學術調查隊，三次前往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探查與佛教起源有關的遺迹，並進行一定規模的考古發掘，因而熟知現代考古學研究的理念與方法。當時，他已經開始致力於殷周銅器的研究，關注先秦時代的禮制和鬼神問題。由於殷周銅器與禮制也是我感興趣的課題，所以感到和他有共同語言。我認識到研究殷周銅器，雖然不能佞信禮學文獻的有關記載，但需要在禮制研究方面下功夫。尤其難忘的是，他曾提出一份謀求提供的考古文獻清單，那是根據我們在《考古》雜誌定期發表的《中國考古學論著目錄索引》，開列在日本無法看到的一些論文的目錄，主要發表於若干大學學報和地方刊物。經請示上級主管部門，因為都是國內發行的刊物，一律不准對外提供。後來林先生再三壓縮，最後懇切要求僅提供鄒衡的《試論殷墟文化分期》一文（《北京大學學報》1964年發表）。即便這樣，我們向上級主管部門申明，《北京大學學報》的要目曾逐期在《人民日報》刊佈，並無保密內容，仍然未能得到批准。當年對外學術交流如此封閉，我們愛莫能助，林先生只好遺憾地作罷。這件事反映了林先生求知如渴的執着精神，也表明他專攻殷周銅器的起點甚高，“大處着眼，小處着手”，既從判明殷周銅器的名稱和用途入手，又高屋建瓴地關注殷周文化的考古學分期。他在1958年即已發表《殷文化的編年》一文（見《考古學雜誌》43卷第3號），根據安陽殷墟和鄭州二里岡的遺址發掘資料，以及殷墟甲骨文，率先進行殷文化編年的探討。林先生趁來訪之便，急切地尋覓鄒衡的《試論殷墟文化分期》一文，以期相互參照，是可以理解的（林先生後來發表的文章表明，遲至1970年代後期他纔看到鄒衡的文章）。

此後，我們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難，再與日本學者恢復聯繫已是1970年代。閱讀林先生

1972年出版的《中國殷周時代的武器》一書，獲知他根據發掘出土和傳世資料，結合《考工記》的有關記載，對過去不被重視的殷周時代各類兵器的形制演變，進行了全面的斷代研究。書中“附論一”的兩篇文章：《殷後期文化的初步編年》和《春秋戰國時代文化的初步編年》，都是在最新田野考古成果的基礎上探討殷周文化的編年。前文以考古所安陽隊1960年代劃分的殷墟文化四期為基礎，結合早年殷墟發掘資料，討論殷代後期陶器和青銅器的年代，並未涉及有銘文的傳世銅器。後文以洛陽中州路、陝縣虢國墓、壽縣蔡侯墓等發掘資料為基礎，探討春秋戰國青銅器的年代，涉及少數有銘文的傳世銅器。隨後，林先生又在書中增加題為《根據銘文可以知道絕對年代的春秋戰國時代青銅器》的“附論二（補說）”，對春秋戰國時代有銘文的傳世銅器作了較多的補充。

後來看到，林先生與關野雄等先生共同將《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譯成日文。這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出版的第一部大型考古報告，我因曾參與該書的修改定稿，感到分外親切。這一時期的交往使我了解到，林先生不僅關注殷周時代田野考古工作的進展，而且在梳理傳世有銘文銅器的圖像方面下過一番功夫，編輯出版了《三代吉金文存器影參照目錄》一書。同時，他又注意對殷周銅器常見紋飾的研究，以及先秦時代玉器和漢代文物的研究。1978年林先生在《東方學報》第50冊發表《殷西周間青銅容器的編年》一文，根據年代比較明確的二十餘件殷末周初有銘文銅器，對鼎（圓鼎）、方鼎、鬲鼎（分襠鼎）、觚形尊、卣、簋六種器形進行編年研究，探討殷周間銅器形制、紋飾和銘文的演變。又看到《甲骨學》第12期發表的《關於歐洲博物館所見中國古代青銅器的若干問題》，知道林先生曾考察流散歐洲各國的殷周銅器。從而進一步認識到，他佔有的殷周銅器資料相當豐富，在研究方法上也更加成熟。其主要特點是：在密切關注殷周時代考古學文化分期的前提下，兼顧考古發掘出土銅器和傳世有銘文銅器，通盤進行銅器形制和紋飾的排比分析。但是，對他將完成怎樣規模的專著尚不知曉。

1981年2月，我作為王仲殊先生率領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古代史代表團成員，第一次前往日本各地訪問。2月19日京都的日本歷史考古學者在桃園亭中國餐館舉行盛大的歡迎晚宴，我被安排與林先生同桌。席間高興地得知，他的殷周銅器專著行將完成，但由於部頭較大，出版事宜尚待落實。

1985年春季，我們興奮地收到林先生寄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殷周時代青銅器之研究》（《殷周青銅器綜覽》第一卷），方知這是一部規模宏大的皇皇巨著。瀏覽之下，深感其佔有資料之廣博，分析研究之細緻，實屬前所未有的，因而由衷地驚訝和嘆服。

該卷上册文字部分，第一編屬緒論性質，其中“發現、搜集、研究史”一章所述之詳，極大地超過此前的同類著作。林先生在對中國、日本和歐美有關著作的恰當評述中，進一步闡明自己的研究方法。而第一編的主體，“青銅器種類的命名”、“殷、西周時代禮器的類別與用法”兩章，是他精心鑽研青銅器的基礎性工作，由前曾在《東方學報》（京都）發表的《殷周青銅器的名稱及用途》、《殷、西周時代禮器的類別與用法》二文訂補而成，所論五個大類（食、酒、盥洗、樂、雜）的六十來種器物，對禮書有關記載和宋代以來金石學家的考證，旁徵博引，認真梳理，從禮制上探討青銅器的類別與用法，例如詳盡論述禮器之既用於祭祀又用於宴饗，考察酒器中盛鬱鬯與盛醴、盛酒及溫酒之不同，進而追索禮器組合的演變與禮制的變遷，等等。雖然在與禮書的對照上，間或有學者對個別考證有所質疑，但其研究方向是正確的，突出貢獻也是肯定的。上册第二編，對殷代至春秋早期的青銅器進行研究，林先生首先論證殷代和西周時代缺乏可靠的絕對年代資料，對於殷周銅器研究只能進行相對年代的分期：殷代銅器的分期參照考古所安陽隊分期和鄒衡殷墟文化分期而有所調整，西周和春秋戰國則因已有的考古分期中銅器資料較少而無法依從，所以都按年代各自劃分為早、中、晚三期。隨後，分別論述26種銅器形制的時代演變，45種紋飾和13類銘文書體的時代演變。林先生強調，進行銅器形制的類型學研究，注意紋飾和銘文的考察，主要應該注意“側視形”的觀察。我們理解，所謂“側視形”，應指通常從銅器圖像上觀察到的正投影形態。根據整體輪廓判別年代的方法無疑是正確的。值得注意的是，林

先生考察殷周銅器用途和時代演變時，尤其注重出土墓葬中的器物組合和同銘文的器物組合狀況，例如第一編第四章之末有八個附表，詳細列舉鄭州白家莊、輝縣琉璃閣、黃陂盤龍城商代中期墓，及安陽小屯商代中晚期墓同出青銅器，殷墟西區各墓區同出主要陶器和青銅器（或仿銅器），安陽以外商代、西周墓葬同出青銅器、傳世同銘文青銅器、長安張家坡和客省莊西周墓同出陶器，等等情況。在第二編第一章第三節之後，不僅附有二十多種各型器物的型式變遷圖表，而且附有 119 組“同時製銘青銅器表”。如此種種，充分反映他具有田野考古的基本素養，把握田野考古的研究方法，而這正是過去殷周銅器研究者往往未能做到的。

第一卷下冊圖版部分，根據上冊所作殷周銅器類型學的系統研究，將從鼎、鬲、甗到樂器和雜器，共計五十多種 3500 餘件銅器的圖像，按照器類、年代和型式編號排列，實際是一部相當齊全的殷周青銅器的集成性圖譜。每個圖像都注明所屬分期和型式、高度、出土地或收藏處。有銘文的銅器，則將銘文拓片附於右側，以便參考。由於印刷精良，銅器圖像和銘文的幅面雖小，卻都相當清晰。

記得我們收到《殷周青銅器綜覽》第一卷《殷周時代青銅器之研究》時，正值社科院考古所承擔的國家重點科研項目《殷周金文集成》進入具體編纂階段。我們當即將該書提借為金文集成編輯組的常備書，用以隨時查閱。在編纂工作中深刻地感到，這部巨著為殷周青銅器及銘文研究提供極大的方便。不僅省卻許多翻檢之勞，而且由於隨時查驗書中的圖像，既便於把握許多銅器銘文的年代，又得以糾正某些銅器銘文因過去未見圖像所導致的器類錯誤。考慮到當時國內諸多考古研究、教學單位尚未見及該書，特由陳公柔先生撰寫評介文章，在《考古》1986 年第 3 期上予以推薦。

後來，又承林先生陸續寄贈 1986 年出版的《殷周青銅器綜覽》第二卷，1989 年出版的《殷周青銅器綜覽》第三卷。第二卷《殷周時代青銅器紋飾之研究》，其正文部分所作紋飾研究，對饕餮紋用力最多，兼及龍、鳳凰、其他動物形、人形、幾何形，等等。附有紋飾圖像 236 幅，圖版部分則有紋飾圖像 2572 幅。第三卷《春秋戰國時代青銅器之研究》，其正文部分在器形時代演變的研究中，注意進行地方型的區分，附有“同墓出土青銅器群圖表” 1060 器、“各器各型之形制的時代演變圖” 564 器，圖版部分則有銅器圖像 3057 幅。

統觀《殷周青銅器綜覽》第一、二、三卷，正文部分的附圖不計，圖版部分收錄的殷周銅器和紋飾圖像，合計多達萬幅有餘，並且每一幅圖像都在卷末明確交代資料來源。其中，世界各國主要博物館收藏的重要殷周銅器，截至 1970 年代中國各地殷周墓葬和遺址出土的典型銅器，無不網羅殆盡。僅此即可想見林先生對殷周銅器資料佔有的宏富，充分顯示他三十餘年如一日殫精竭慮、執着耕耘的艱辛。

回顧殷周青銅器研究發展的歷史，中國宋代形成獨立學問的金石學開其先河，諸多銅器的名稱、用途都是呂大臨《考古圖》等書考定的，一些器物部位和紋飾的名稱也沿用至今。但是，清代和民國時期的金石學者，大都側重於銅器銘文的考釋，而忽視形制與紋飾的考察，未能進行斷代和分期的研究。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郭沫若將考古類型學方法應用於銅器銘文研究，著成《兩周金文辭大系》，初步建立金文斷代研究的體系；容庚著成《商周彝器通考》，開始關注銅器形制與紋飾的研究，又都對中國銅器分期研究作出劃時代的貢獻。李濟、郭寶鈞根據考古發掘資料，分別進行小屯出土青銅器和商周銅器群的研究，有其可貴的貢獻，但未涉及傳世重要的有銘文銅器。陳夢家先後著有《中國銅器概述》（見於《海外中國銅器圖錄》）、《中國銅器綜述》（見於《美國所藏中國銅器集錄》）和《西周銅器斷代》，對青銅器的分期與分域研究，特別是對郭沫若創立的標準器斷代法有較大的發展。陳先生更加注意考古出土銅器與傳世有銘銅器的結合，努力挖掘銅器資料內在的多方面聯繫，對中國銅器研究有重要的推進作用。但因陳先生所處時代的局限和遭遇的不幸，未能推向更高的境界。日本學者的殷周銅器研究，濱田耕作、梅原末治為收集流散日本和歐美的傳世銅器作過有益的貢獻，但他們編撰的基本上仍然是金石學式圖錄，既不考慮禮制方面的問題，又缺乏斷代分期，並未真正運用現代考古學方法進行研究。

隨後，對佛教藝術研究卓有貢獻的水野清一，偶爾涉及殷周青銅器的編年，但其研究未能深入；樋口隆康的《西周銅器之研究》，根據新出銅器群系聯相關資料進行分期斷代研究，比其前輩有了明顯的進步，卻沒有在此基礎上繼續前進。真正集殷周銅器研究之大成，蔚為壯觀的還是林已奈夫先生。他的輝煌巨著《殷周青銅器綜覽》，佔有資料之宏富，分析問題之深入細緻，後來居上，堪稱二十世紀殷周銅器研究的豐碑。林先生於 2004 年榮膺日本學術界最高榮譽稱號——日本學士院會員（即院士），成為與濱田耕作、原田淑人、末永雅雄比肩的又一位傑出考古學者。林已奈夫先生第一次以“中國考古學”專業名義獲此殊榮，實至名歸，當之無愧。

我與林已奈夫先生的最後兩次會面是在 1992 年，至今記憶猶新。一次是 1992 年 8 月，在上海博物館舉辦的吳越地區青銅器研究研討會上，林先生作了題為《關於長江中下游青銅器的若干問題》的講演，我講述《略說吳地發現的春秋後期青銅禮器》。會後，林先生準備去洛陽等地考察，我介紹他去找考古所洛陽工作站的負責人，此行取得滿意的收穫。再一次是同年 10～11 月，我應松丸道雄教授的邀請去日本考察東京等地收藏的殷周銅器，曾於 11 月 6 日下午在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東亞考古研究室，作了以《春秋戰國葬制中樂器和禮器的組合情況》為題的講演。退休後居住在東京地區的林先生特地前來交流，並曾誠摯地互相討論，情意殷殷宛如昨日。

我與林已奈夫先生的交往已有整整五十年了，撫今追昔，益發感佩林先生堅韌不拔的治學精神。現在，我們高興地看到，林先生巨著出版以後的二三十年以來，中國各地陸續出土大批年代明確的殷周青銅器，僅西周時期的重點考古發掘就有：山西曲沃晉國墓地、河南平頂山應國墓地、三門峽虢國墓地、湖北隨州葉家山曾國墓地、陝西韓城芮國墓地，以及寶雞石鼓山墓地等等。同時又看到，中國的後繼學者致力於全面整理殷周銅器資料，分門別類進行新的系統研究，已經取得顯著的成績，日本年輕的青銅器研究者也正在成長。展望未來，可以相信，林已奈夫先生的《殷周青銅器綜覽》中文版出版以後，殷周銅器研究在已有的堅實基礎上，通過中日兩國學者的共同努力，必將進一步發展，不斷取得新的令人欣喜的成績。

王世民

2016年1月7日，時年八十又一